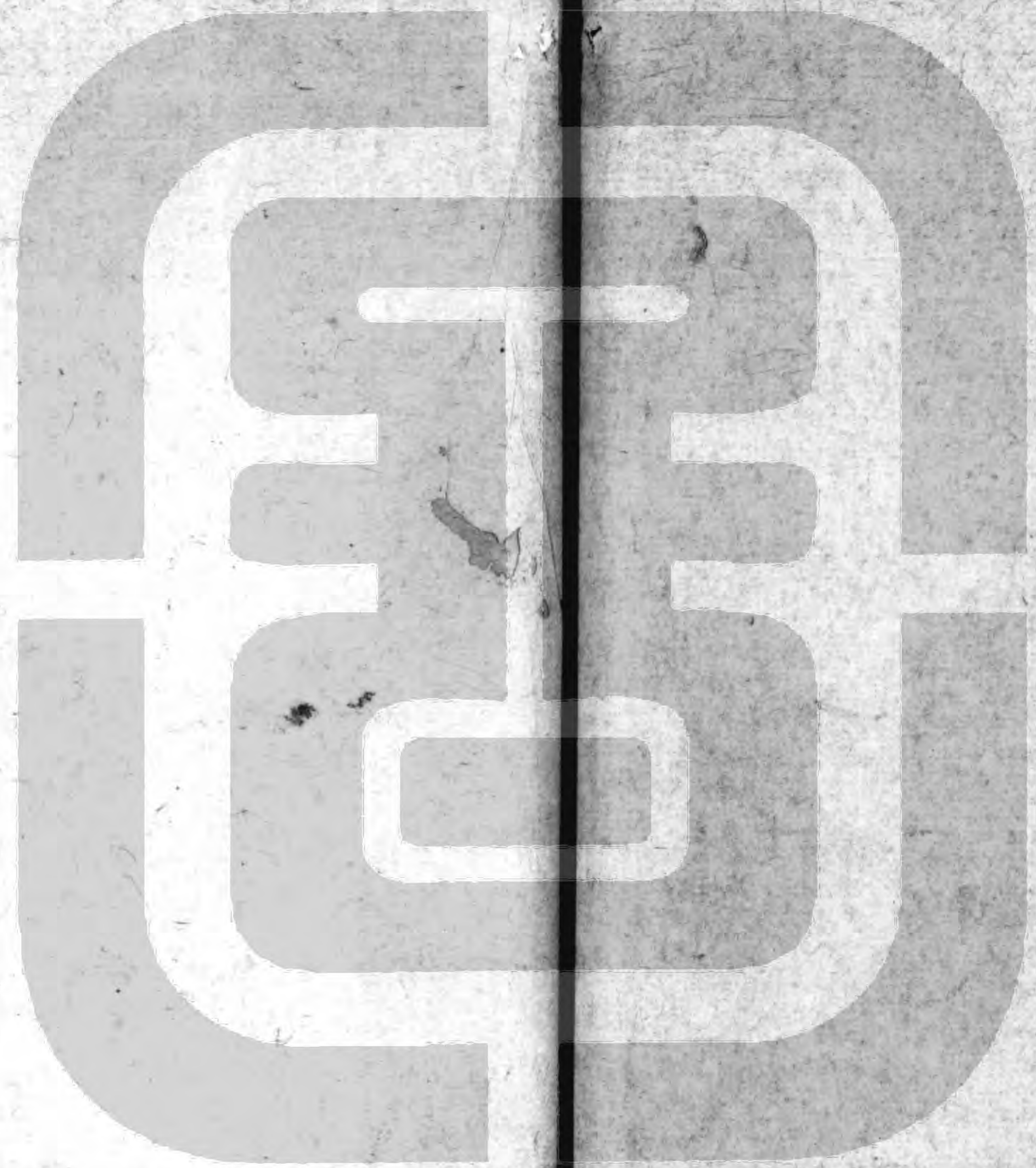


崇禎十七年

八十



國權

鹽官談遷孺木著

甲申崇禎十七年

九月丙戌朔蕭士瑋為南京光祿寺少卿

撫寧侯朱國弼所城伯趙之龍請故太子及二王謚時傳太子

南來欲斷之也

進丁啟光後軍都督府同知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糾阮大鍼逆案邪臣第一為上切責

之曰國家破壞是誰所致大鍼進退閔繫江左興亡是否確論亡何

大鍼出凡海內人望無不羅織巧詆貪夫佞人無不湔洗拔用票擬

前後相反銓政濁亂無章而兵政尤甚白棍至都即曰可為大帥前
官未轉復除後官累不一至任互爭令舊者仍任新者候闕於是
舊欲固其任不得不輸賄新又加賄以速舊官之去大抵武弁之揚
揚無忌莫甚於此時而屢盡傾以奉權要亦莫若於此時也遂有都
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之誣

司禮太監李承芳請發年例公費

下部議新建伯王先通張卹先通非守仁裔又降賊勸進為賊聲罪

甲所誅

清 命平西王吳三桂西征更糾西虜攻臨洮甘肅以牽之李自成
勒邊兵以拒殺傷相當

庚戌議 恭皇帝特廟遣祭雒陽

張鳳翔為兵部左侍郎添設張希夏為吏科都給事中李沾為南京

都察院左都御史

立開納助工事例武英殿中書九百金文華殿中書千五百金內閣

中書二千金翰林待詔三千金拔貢千金推官知縣銜千金監紀職

方價不一前納置之仍再納時謠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

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詹起千年塵肯拔一呈首操盡江南錢填塞馬

家口

諭兵部曰沿江文武官悉聽阮大鍼叅處又曰江上水兵五萬陸兵
三萬上下兵水陸一萬五千操江兵三萬尚少三萬議募補

太監韓贊周再進淑女六人
有男子夜至嘉定伯周奎門聞于清攝政王首冠九華巾青布衣
令中官辨之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下獄暴卒

談遷曰豺虎交道青宮果得脫忘恙幸也意必魚服自遠而復投
京師以取隕滅豈年少不及慮耶易姓改命即乘黃犢車詣北闕
下將來一廷尉力耳萬無生望况嘉定胤革非邵平者深希合取
容自不能免然當時隱真與室如蠖如蟄似非甚難而張皇其事
致于嚴典則懼禍之甚祇全身家不復顧名義矣老人事頗誕果
先帝血屬神而祐之有仍之迹戶史皇孫之出獄當護保六尺
何隨而庇隨而殲也錢鳳覽慨然引義於斷獄未敢謂雋不疑而

志殉故國寧不與安金藏爭烈乎哉明春金陵又稱太子矣孰是
孰非愈增疑案余親聞內臣蘓某謂王之明蓋真太子也及入燕
值山陽咸生從左懋第使燕者左聞太子事日使人偵之頗以為
真而余謁思陵內臣許某云非真太子也真太子目眦甚薄危胸
下齒半焦今河目巨鼻其屬明矣又夏允彝偶存錄云二王至陝
中尚無恙吾鄉人有親見之者嗚呼曾參殺人報者三至慈母投
杼今偽太子不一史臣執管其何所適從哉

辛亥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騎
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日月貽誤封
疆罪在於臣適得北信九陵仍設提督內臣趙鼎輔馮銓選用北人

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避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
速詔求賢徧諭畿南畿北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
報國及早南來破格重用從之命僑寓文官赴吏部武官赴兵部各
報名量用

壬子禁武臣乘輿自副將下乘馬然不能革也

癸丑起葛寅亮南京太常寺卿

御史黃耳鼎奏徐石麒陷害外轉又奏劉宗周妄議從逆戶科給事

中陸朗論徐石麒貪邪即王思任為趙之龍所薦何得擅寘察中

大盜程繼孔歛入蕭縣高傑詔執之

甲寅賜駙馬都尉齊贊元千金

南京山西道御史沈宸荃言 皇上御極以來寇胡之情形日變臣

工之泄沓猶昔使非 皇上痛心情志切齒於君親之大恨深圖於

社稷之遠敵早朝宴罷嘗膳卧薪與當事臣隣刻、經度麥飯不得

洒於山陵何以錦衣玉食民庶半淪於腥穢何以廣廈深宮况屢挫

之餘、志未定獻据荆襄胡趨東省戰則未可遽言守則宜居重江

陵扼險夷陵為第一重藩籬更不獲已則倣宋之南渡自襄樊斬黃

楚宿山陽為第二重門戶庶乎南都少可安枕矣郡縣各練鄉勇宜

以實餉而餉又難言之歲入六百餘萬淮徐四鎮及督師至二百四

十萬楚一藩四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二撫二鎮京營浦口京口各鎮

歲餉又豈下淮徐哉即神運鬼輸亦未能足 高皇帝得金陵康茂

才充營田使今屯政宜酌舉也以利之所入減餉之所出若東豫撫
按亦多請餉惟與諸臣參酌其服御儀文可止可減可緩則以
之節儉倡也

陳洪範左懋第等至楊村士人曹遜金鑣孫正疆等見懋第矢報國
請從懋第曰渡江來僅見爾等並署參謀

十月乙卯朔明年弘光曆

李成棟為鎮徐將軍總兵官駐徐州改李朝雲後勁總兵李世春總
兵駐泗州都督僉事賀胤昌總兵駐兵揚州

王庸王無黨世授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俱大學士王鐸子以舟渡
慈鑿也

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罷石麒先引疾出城馬士英欲用張捷嗾給
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連章逐之捷因署部事

故大學士周延儒子奕封奏求宥贖命免其半追汪曙六萬金延儒
弟正儒同婦翁曙俱壬午南榜貢士至是奕封委贖於叔

丙辰戒文武諸臣耐宴

南安伯鄭芝龍為總兵官鎮守福建都督僉事羅聯芳為總兵官鎮
守貴州銅仁

起梁雲構為南京兵部右侍郎添設錢元懋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保寧王

寓南昌
百戶魏棟等自言扈衛之勞各進一級

漕米准每石輸耗一斗二升
丁巳季之椿為南京尚賢司卿

鑄弘光錢

清總兵章 駐臨清檄濟寧聲言兵四十萬南下諭郡縣備餉

戊午命應天尹讓早

減吳昌時賑銀十之五

南京錦衣衛左都督馮可宗捕江陰知縣李令哲賄左都御史李沾
有跡馬士英為之請命不問

保國公朱國弼求誥券世襲不許仍候祿

南京協理詹事府禮部尚書錢謙益上言嚴內治定廟筭振紀綱惜

人才其惜人才薦前刑部右侍郎蔡奕琛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

維垣等謂奕琛以復社攻臣事過即釋逆案之故入者曹繼春阮大

鍼皆慷慨魁壘男子也 上讀其跡首引晉元帝大極殿帳冬青布

夏青練怒曰朕將罷西宮露居耶得旨蔡奕琛楊維垣等下吏部酌

用自是逆案始牽復矣奕琛與馬士英同年而善謙益度必用迎附

之後奕琛語人曰我自起用何預牧齋事謙益覬相位日逢馬阮意

游宴聞者鄙之

已未故兵部尚書張縉彥奏在河北收義勇誅偽官姻家大學士王

鐸保之命仍兵部尚書總督北京山西河南軍務便宜行事給空札

二百文武辟用其家月贍粟五石

談遷曰先帝以貌取人失不獨縉彥而悞國之甚為都人士切齒莫縉彥若矣刑賞失經鎖鑰如故將員且乘致寇臣可一二見耶

大學士高弘圖引疾去寓蘓州

張孫振補四川道御史

清分兵東至沂西至濮

庚申司禮太監孫元德催餉浙直福建金花段價一應年額關稅鹽

漕備練等項

時上高居深拱耽聲色飲宴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阮大鍼等比

濁亂國是內則盧九德張執中田永諸閹外則張捷李沾楊維垣一

倡群和蕪劉澤清高傑二鎮遥制朝權朱國弼趙之龍侵撓吏事邊

警日迫而上不知也

壬戌馮可宗廕錦衣衛指揮僉事

東平伯劉澤清殺副總兵劉孔和孔和故大學士鴻訓次子澤清前

附之既貴極孔和反叔事為因戲語失權遣領二千人渡河忽召斬

之部卒洵擊斬數百人奏孔和通清觀望誅之

故南京國子祭酒陳仁錫謚文莊故禮部右侍郎張邦紀贈尚書謚

文懿

清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方大猷以魚臺諸生胡增光欽光版授豐

沛知縣增光至豐前知縣劉燧走死

癸亥金聲桓為中軍都督府僉書

甲子進何騰蛟南京兵部右侍郎仍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故總督京營司禮太監王承恩謚忠愍立祠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王

之心等七人予祭塋廕正千戶祔祠

籍故巡撫朱一馮家一馮古匿蘆課

乙丑起鄒之麟南京尚寶司丞

總督田仰奏鳳陽地震

淮安自路振飛王燮獎率各坊義兵甚衆繼各去劉澤清盡散義兵

簡其亡賴籍部下時掠村落田仰日懼宴或問禦北之策澤清曰吾

擁立福王而來以此供我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郡去耳

丙寅吏部考功司郎中梁羽明加太常寺少卿揭重熙為驗封司主

事

司禮太監田成選婚浙江

御史胡時亨言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勳臣之口至從逆偽官藉

口軍前蒙口求進武臣不致命謂文臣掣其肘今不又武臣掣文臣

之肘乎又言黃國琦施鳳儀補用臣實駭之黃則偽吏部掌驗封者

也施則管儀仗時語賦不可用亡國之器願自費千金造之此何人

而辱班行乎

丁卯貢士李文煌授中書舍人兼兵部職方司主事仍會試

馬士英奏賜王永吉斗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體從之

南京兵科右給事中王之普奏臨淮侯李祖述勲衛朱元臣偷生負
主有媿諸勲下部議制曰李祖述奉命守門城陷君亡偷生南竄下
刑部覆議

勸農兵部尚書丁啟睿奏清吏部侍郎金之俊薦臣檄至臣家
人執之以聞命嚴河防

浙江布政司昭磨張明弼奏故南京禮部員外郎周鑣積習險惡章
下所司鑣出明弼之門今盡發其私乘時下石為世所譏

南京署部事左侍郎張捷言 先帝末造民心兵心士子之心將吏
之心無所不壞要皆在廷諸臣之先壞而種、因之重賄所歸使人
不知有法紀以科場為壟斷以文字為糾連舉貪官污吏之所漁獵

豪紳悍士之所誑騙情帥驕兵之所淫掠聚毒於民、心既去國運
隨之禍及 先帝矣

許重熙曰捷跡甚得當日情景而立朝後一惟阿黨是徇毒更甚
焉古人所以致慨於目睫也

鳳陽守備太監谷國珍奏泗州祖陵屢震

唐忭故南京工部尚書沈徹外加贈太子太傅故

葛錫蕃

贈南京太常寺卿各廕子入國子監

南京兵部職方司 監軍鎮江楊文驄請弘佛教以扶王化報聞

監生蔣佐工累朝實錄

總兵許定國開鎮睢州

清入海州

辛未給潞王常洵漕粟萬石

庶吉士史可程北歸命往督輔私邸候議史可法奏乞於宥

東平伯劉澤清招集高艇為水營薦黃國琦監軍

諭司禮太監韓贊周嚴防京城叔女匿者隣人株

清入宿遷

壬申張居為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簡討李景濂為右中允

仍國子司業陳于鼎程正揆為左右庶子兼翰林侍讀趙士春為左

中允兼翰林編脩

南京吏部右侍郎張捷傳陞南京吏部尚書兵部職方主事彭遇龍

傳改南京山西道御史遇龍以進士首附馬士英

南京刑科給事中梁應琦奏周仲璉卑汚無耻命逮之御史鄭瑜薦

故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李喬素著清能命復官蓋仲璉於寇入京

削髮潛遁

癸酉丁魁楚改總督兩廣兼巡撫廣東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甲戌南京右春坊右諭德衛胤文兼南京兵科給事中監高傑軍胤

文在燕以鄉故免禍走南因高傑以請史可法薦之

京口總兵鄭鴻達加橫海將軍

授朱統鏞行人司行人

乙亥命寧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合兵駐鳳壽

勅王永吉駐徐州料理山東河北戰守合兵鎮撫
張秉貞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時吏部推南京太僕寺少卿張弘
道四川按察副使張秉貞秉貞以阮大鍼甥得之
外戚李誠臣奏要典始末
丙子停冬淫祀郊祀俟明年正月
頒戶部印單給各撫按下守令實填贖鍰之數
逢萊諸生吳脉堯工中興恢復議除監紀推官赴巡撫王濬
李自成遣兵出潼關分八營三營趨歸德三營趨裕州二營據郊縣
丁丑陳盟為南京吏部右侍郎起楊維垣南京通政司使
故巡按湖廣御史劉熙祚贈南京大理寺卿謚忠毅廕子朝鑑入國

子監制曰身先百戰思隻手以支天力衛三藩竟子軀而遇兩留題
壁上浩同信國之歌詈賊軍中芬擬常山之舌而矢志愈烈絕命彌
雄野火深光歎精靈之不泯陰房炤碧覺英爽之猶生於戲睢陽雀
盡彌彰貫日之心建武龍飛用顯騎鯨之氣申茲渙汗報爾嘶鬚

河南勸農尚書丁啟睿罷
左中允劉正宗前使衡府納節
戊寅進左良玉太子太傅
南京兵部車駕主事馮元颺監黃得切軍築墻河上
己卯復張鳳翔南京兵部尚書筦左侍郎事
辛巳清遣左懋第等南還數騎趣之出和定門合百騎

壬午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遺像至自河南

左都督曹友義北至命領黃河水師改金聲桓援剿豫楚總兵官

癸未劉安行為右僉都御史提督浙直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

防劉若金為右僉都御史提督閩廣開屯市舶魚鹽橋稅珠池兼理

海防

諭吏部知縣郝明徽原非行賄准復原官

甲申張士楫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南京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追劾吳姓鄭三俊劉宗周祁彪佳

是月李自成聞清漸迫遣兵政府侍郎張廷元巡河間爾家山

西聞清兵來若干曰聞二十萬自成色不懌隨問爾近有家信否曰

清兵至臣卿謂臣賊官殺及全家自成怒殺廷元自成任意殺人

涉司寇牛金星謂當下刑部刑政府侍郎耿始然初順賊指重論既

兩月多執奏自成面呵曰當死始然懼夫婦並自殺

十一月乙酉朔周府安鄉王

居無錫

予故許士柔祭墓

故莊祖誨贈南京戶部尚書廕子入國子監

丙戌起蔡奕琛南京吏部左侍郎

御史游有倫言今日國是淆亂不知禮義廉耻為何物明知君子進

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使去甚省中微有規諷則以為比黨相

戒結舌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丁亥故翰林院脩撰沈懋學謚文節諭德焦竑謚文端

故下尚書以合閃仲儼贈南京禮部右侍郎

慈禧殿成西宮舊園

已丑巡按河南御史陳潛夫私回家命撫按察之

南京兵部右侍郎左懋第等還至滄州十里鋪清邀懋第及太僕

寺少卿馬紹愉壯行獨縱陳洪範歸懋第語吏卒曰我死無憾若等

死無益不若盡止滄州我入京觀進止馳奏明日從騎數而北左營

副總兵張友才後營副總兵楊逢春都指揮劉英騎卒三百餘人止

滄州懋第入京幽之太醫院跡未及發久之啟攝政曰懋第奉命北

行以禮治兵通兩國之好今無故羈我使士馬日呼庚癸則後之持

節者誰是冒險以圖國是必至上下戕民命亦非貴國之利

也攝政王令內院諭慰第少俟之已內院大學士洪承

疇過訪懋第叱曰此鬼也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敗身殉馬革先

帝賜祭加醮九壇褒以錫賡承疇死久矣閹者安得通之若所見者

鬼也承疇欲前詈加甚乃退越數日內院大學士李建泰來謁

懋第曰老奴尚在先帝特寵餞之勒兵剿賊既不殉國又失身為

老奴何面目見我建泰亦退嗣後拒朝士不見朝士亦憚見之

太監谷國珍奏鳳陽火災

丁啟睿丁魁楚合奏有偽吏部侍郎金之俊保舉臣啟睿臣魁楚偽

撫遣人持檄劉良佐獲之合詞待罪

庚寅東平伯劉澤清誣山東總兵五磊通北伺其航海往安東柏永
馥王遵坦召磊進署突兵擒之
行人莊則敬自言曾事先福恭王命預考選

命文武官盡支本色

太監韓贊周請西洋大砲

辛卯許乙榜諸生納貢

常應俊薦許定國實心恢復命給印

壬辰令北方涿寓諸生寄學淮安

慈燿嗣吉王

予故兵部尚書王在晉祭塋

給浙江總兵官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屈勳補南京吏科給事中

辛丑加沈廷揚南京光祿寺少卿仍理餉宋劾李猶龍各進南京太

僕寺少卿仍監軍王文企為南京太僕寺丞

追論江右功前巡撫解學龍世錦衣衛千戶

脩奉先殿

孫維城嗣懷寧侯補誥券

周府臨汝王

故貢士歸子慕張世偉顧雲鴻各贈南京翰林院待詔

壬寅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終養

巡按河南御史陳潛夫奏張縉彥凌調南渡命即駐河南不必入朝
前禮部儀制郎中周之璵工玉牒稿
總兵黃調鼎進都督同知

癸卯兵科給事中戴英奏辨被誣始末

甲辰曹勳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署院沈延嘉

為南京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劄同升陳之遴為左春坊左

中允兼翰林院編脩

故巡按山東御史宋學朱贈大理寺卿

西鄂王 寓寧國

命大瞿山開屯

田仰報清 入沂莒哨騎至沐陽翰榆遼人趙福星為宿遷道屯兵

五千

安遠侯柳祚昌薦程士達吏科給事中

貢同例

乙巳魯王以海居台州

戒宗室換授

丙午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請分臺員從逆真枉從之

穎州諸生盧鴻上七政曆

丁未長至節受朝賀

九江分守道四川監軍耿廷籙加南京太僕寺少卿

命調雲南臨安府土官沙定州兵萬人從建昌入蜀

南京兵部尚書張鳳翔以原官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水陸浙直軍務兼巡撫蘇松常鎮廬若騰為南京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

鳳陽

申紹芳言江北需餉甚急命戶部於近縣措二十萬付之

成申誠意伯劉孔昭以定策功進侯辭特旨獎之

諭吏部御史王孫蕃與李沾定策同勞優叙

諭禮部求恩濫予可厭宗室呼籲辦憑宜慎之

諭兵部職方監濫俱不允

己酉始權酒助餉從馬士英之請

總兵黃斌卿移安慶都督許定國鎮開封河維與王之綱合剿

御史沈宸荃劾督撫張縉彥王永吉何謙丘祖德黃希憲曾化龍有

旨縉彥永吉不問餘下法司

興平伯高傑請籍沒周延儒財產論不忍行

命湖廣明年田租徵十之五

庚戌總兵黃昇請牛種興屯

鎮江監軍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楊文聰請城金山圖山從之

辛亥王用賓為南京光祿寺卿

東平伯劉澤清薦故偽官時敏興屯海外

命御史蘓京駐廟灣防海

命王永吉同河南撫按塞汴口

壬子故 胡守恒予祭塋

癸丑命馬士英大閱

甲寅 上起居不慎幾殆輔臣入候群闖竊 有所指畫良久乃退

時諺曰金刀莫試割長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祿買馬即為官

起楊公翰南京太僕寺卿

福建分守汀州兵備夏尚綱進萬金助餉有旨以道臣而捐萬金操

守可知况汀寇猖獗貽禍地方命逮之

十二月乙卯朔進練國事南京兵部尚書白貽清太子太保

故 李應期贈太僕寺卿

清 萬騎下河南

荆王慈 寓九江

丙辰琉球使臣金應元入朝

丁巳命總督王永吉防河劉澤清高傑聯絡張縉彥巡撫王燮俱分

戍河北移王濬淮上黃得功劉良佐就近地援邳宿

馬士英奏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光密議劾忠遂進孔昭誠

意侯澤清東平侯加文光南京太僕寺少卿

戊午國初馮國用馮勝裔孫各外衛指揮僉事世襲

己未進劉孔胤右都督

馬士英薦胡國禎等悉加總兵銜

為弘文院脩撰韓四維奏臣前同永康侯徐錫登使岷府三月十日
出都門未經賊辱棄家南奔命復左春坊左諭德四維降賊願輸二
萬金求國子同業竟降脩撰於是工科給事中戴英言冊使禮部例
四月中旬具題二十六日傳制領節領冊今三月十日非例也
亦不問
凌調馳赴河南上清所授符印實授御史
召楊鶚回部

辛酉故南京刑部尚書沈演贈太子太保
進何騰蛟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廣西軍務
安遠侯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

阮大鍼編巢湖民舡為保甲
壬戌興平伯高傑奏薦舊臣黃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學龍劉同升
趙士春章正宸為衆正吳姓鄭三俊為萬世瞻仰金光宸熊開元姜
埰無媿社稷臣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
癸亥吳國華為南京右春坊右諭德
故
過庭訓贈應天府尹

定勇衛營萬五千人

南京刑部奏故巡撫偏沅陳睿謨失守封疆罪許三萬金贖
命司禮太監高起潛駐浦口有警應援河上
甲子王之晉為南京兵科都給事中沈向馮明玠補南京廣東廣西

道御史

命太監盧九德丈量蘆洲升課

許桂王妃王氏扶王柩回衡州

乙丑齊府宗長知城等請換授官不許

午刻棗澤縣郭村忽現大城門堞畢具歷二時方隱天官書所謂廣

漠之氣成城郭也總督張縉彥以聞

丙寅妖僧大悲下南京錦衣衛獄大悲為休寧朱世傑寓蘓之楓橋

永明菴聞潞王好佛求見之稱先帝嘗未宴駕又自稱齊府庶人

先帝命復王爵類病狂者至南京石城門被執詞連侍郎申紹芳

錢謙益等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與兵部右侍郎阮大鍼欲借以起大

獄派傳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麟徐

汧陳子龍祁彪佳之屬咸列焉馬士英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請發鉛彈三萬斤生鉄十二萬斤銅甲藥五百

副命部給之可法薦胥士韓詩等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夏言督撫所

薦司道推知貢監生員巧詐畢見無非干祿有旨命嚴覈叅處

熊汝霖為南京禮科左給事中

丁卯清命豫王阿吉哥自孟縣渡河初拘舡百五十為賊夜掠遂作

浮橋南渡趨潼關

尹伸顧光祖為南京太僕寺少卿各添注

戊辰李希沆為南京兵部左侍郎添設高斗樞為南京右僉都御史

巡撫湖廣

阮大鍼築鴨磯堡獎其勞

談遷曰余嘗見陳洪範云清深德我

神宗皇帝意似可和抑

知其不情也左司馬專對不屈洪範借以飾奏為之慨然彼東胡

始入燕未聞遠略漢人從逆導之南下胥海內而左衽之而又不

以佐命見則所謂絕好殺使臣下江南者是誠何心哉入吾室操

吾戈草芥寇仇之報臣道或當如是耶

購三朝要典通政司使楊維垣以三朝要典燬於黨人也於是吏部

議卹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曹繼春徐揚先岳駿聲

薦周昌晉徐復陽虞廷陞郭如闇李寓庸陳以瑞曹谷等并及唐世

濟章先岳袁弘勳許鼎臣楊兆升

庚午諭恩典武臣加級請封自今年六月四日止

禁宗室入京

令大西洋人畢方濟等從劉若金往議粵船事宜

壬申進馬士英少師

調府義陽王寓太倉

申飭朝儀

馬士英奏雖窺渡甚急然寇勢尚強豈無後患自昔強弱何常

赤壁三萬淝水八千况我全盛乎痛飲黃龍願諸鎮勵之也

南京工科給事中李請講求經術報聞

癸酉陳燕翼為南京吏科右給事中錢增為兵科左給事中
四川按察僉事張一甲奏川省潰決東則襄賊直陷夔門由忠萬而
上勢如破竹北則李自成漸逼閬中廣元昭化以南父樹降旗通巴
一帶日為羶兵土賊所掠六月二十一日張獻忠陷重慶瑞王遇害
舊院陳士奇拷死紳弁俱殲兵民斫一手者萬計八月五日圍成都
九日大砲破城官民慘死擁屍塞涿蜀王撫按而下不知所終李自
成於七月招降保寧士民投順川非無兵為羶黃折盡自涪渝繼陷
各兵斷臂放歸見者寒心非有大兵拯救全蜀必亡矣
前大學士錢士升進太子太保詹孫燾中書舍人
命左都督年文綬鼓銳先赴施州集兵至於夔州扼張獻忠母東下

進四川叅將侯天錫都督僉事

甲戌故工部主事李逢申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進史可法少保合各鎮援邳州

總督四川王應熊奏川民所供慶重成都軍餉七十萬悉為盜有

川將如羅于華侯天錫魯英王祥餘勇可賈宜亟用之

祁逢吉為南京光祿寺卿添注

故翰林院編修胡守恒謚文節予祭葬

補方士亮南京刑科給事中郭如閣兵科給事中丁允元吏科給事

中楊兆升工科給事中補袁弘勳南京四川道御史周昌晉廣東道

御史陳以瑞雲南道御史徐復陽陝西道御史李瑞和貴州道御史

張懋燾四川道御史

乙亥命左良玉恢復襄陽通路
時敏仍兵科給事中開屯海外大瞿山自費不支餉

陸彬進南京光祿寺少卿

南京通政司使楊維垣言者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薦獨臣不肯
附和已已變有一非爌所召者乎只成一不公之逆案阮大鍼及
臣皆以不附楊左而入乞 皇上重復審定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
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徐揚先岳駿聲雪而卹之周昌晉徐復陽
虞廷陞郭如閣季寓庸陳以瑞雪而用之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
鼎臣楊允升袁弘勳徐卿伯水佳胤發憤此舉者亦宜恤而用之章

下吏部

禁行許重熙五朝注略

楊士聰曰五朝注略持論頗異如葉福清之謚忠似謬方德清之

謚正似醜朝論題之至言劉伯溫非渡江勳舊襲封出鄉人之推

戴前人已言之劉孔昭一見大怒適溫相惡倪元璐恐其入閣

孔昭遂以倪錮妻事與許同跡意重在許欲開大獄上不允親

票旨放歸許之書遂播行

丁丑補謚建文諸臣方孝孺謚文正齊泰黃子澄張昺盧原質葉福
俱謚節愍陳迪景清胡閏俱謚忠烈鉄鉉謚忠襄王叔英謚文忠黃
觀謚文貞卓敬練子寧徐輝祖俱謚忠貞周是脩王良俱謚貞毅王

良庠昇俱謚文節暴昭謚剛烈第大芳高翔陳思賢俞逢辰俱謚忠
愍黃鉞謚忠獻曾鳳韶高巍俱謚忠毅戴德彛魏冕俱謚教直姚善
顏伯璋俱謚忠惠鄒瑾謚貞愍陳性善謚忠節葛誠謚果愍胡子昭
謚介愍劉璟謚剛節追封俞通淵舊國公瞿能平陽伯俱謚襄烈謝
貴英山伯王得分水伯俱謚勇愍馬宣全椒伯謚貞壯朱鑑含山伯
謚壯烈
故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金忠士贈南京兵部右侍郎
命雪故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陳祖苞失城之罪復原官從其子左
中允之請已贈兵部尚書
戊寅始御興寧宮是日 上意不憚太監韓贊周請其故 上曰少

佳優贊周伏地哭曰臣以為思

先皇帝乃至如此

總督張縉彥請分諸臣防河總兵王之綱自歸德至寧陵以東許定
國自寧陵西至南陽劉洪起自祥符西至汜水李際遇專於河雒
興平伯高傑北征發徐州

禮部右侍郎管紹寧言 東宮確變命明年三月制服

己卯進林日瑞南京兵部尚書

念鄒陽孤危固守加徐啟元南京兵部右侍郎高斗樞右副都御史
唐庶人聿鍵求復王爵不許命徙廣西之平樂

庚辰命婦入賀 皇太后於新宮

倪嘉慶為南京刑科右給事中

復故尚書王永光姚思仁官

諭督師大學士王應熊蜀將悉聽調遣文武官吏漢士兵惟卿用之

辛巳始禁封

高傑至歸德貽許定國千金幣百之

駙馬都尉齊贊元領南京宗人府事

壬午應天府丞瞿式耜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括寧波漁課七千金

癸未叙平程繼孔功進史可法太傅詹錦衣衛正千戶高傑太子太

傅詹錦衣衛指揮僉事

甲申都督僉事曹登聯為四川總兵官

太監孫象賢孫珍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時薦逆案陳爾翼聶慎行楊兆升吏科叅爾翼頌瑞跃有內外諸臣

心厥臣之心聶慎行久挂吏議內計處分楊兆升亦繫察處

乙酉弘光元年

正月乙酉朔上御武英殿受朝賀

庚寅清往清口以登州天津水師巡海

辛卯清會沂水

壬辰南京兵部右侍郎阮大鍼報江上築堡

禁四六駢辭

補馮志京張懋梧南京四川道御史袁弘勳廣東道御史余颺為南

京吏部稽勲司員外郎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薦劉湘容贊畫又請擇將守邳州

東平伯劉澤清奏增舟師
給丹陽郵符如北京良鄉例

夜派星入紫宮

癸巳大雷電

豫王阿吉哥入潼關英王蟒蛇塔自延安至英王膂力絕人強忍嗜
殺率三萬騎西征山西陝西所至多降李自成悉銳逆戰騎衝堅
賊披靡不支斬首數萬劉宗敏等被殺衆大潰自成棄西安欲焚府
庫偽澤侯田見秀曰秦民甚苦毋重累之得止自成走商維見秀降

剩寇止千餘

夏允彝曰嗟乎稱天驕其荐食中夏無足怪也寇皆累朝長育

之赤子乃墟我宗社使聖主蒙難中宮從焉東宮二王皆為

所獲此其罪萬刃不足刺也破都城不滿四旬每欲僭位受朝擇

四月二十七日而迫於吳三桂倉皇出走自古大寇敗亡亦未有

如是之速者誰謂天道無知哉

總兵劉洪起擊賊於襄城斬五百級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陳潛天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

騎步卒尚在覃懷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東刻日可至况

攻邳之未返濟寧豈一刻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

彥直抵開維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邛宿從之命給闔銳三千枚時清
渡維陽撫按俱避於穎壽沈丘
鍾斗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添注
盜掠汀州
總兵許定國約高傑會於睢州
馬士英請錄故巡撫貴州陸獻明切命詹子入國子監
總督張縉彥巡撫歸德開封河南率總兵王之綱許定國等防河征
剿河北潼關越其杰仍巡撫汝寧南陽黃州率劉洪起等恢剿楚豫
巡按河南御史凌駟監各官兼經理河北山東招諭召陳潛夫回京
御史沈下請郊祀命俟之

督餉侍郎申紹芳以兩淮運司輸萬金渡江為總兵鄭彩截留詔諭
彩勿核

甲午起鄒之麟應天府丞四川布政司叅議改遵義監軍

給巡按河南御史凌駟吏部空札三十兵部空札一百待天義南歸
之士

諭各推官察官役冒破工料

乙未授王業成錦衣衛指揮僉事屠夢龍副千戶以迎駕

補高允滋南京雲南道御史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北使已旋和議無成向全力禦寇而不足今
復分以禦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心

之士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孰有甚於哉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
之仇而脩睚眦之微真不知類矣此臣所望於廟堂也先帝待諸
鎮何厚和不成惟有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聞外視廟堂廟堂
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沓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
今之人情大可見矣

南京刑部尚書解學龍奏從逆罪案報可以初元停刑

考選各官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接祖錢源來集之徐方來莊則
敬為給事中有本吏科應昌利民戶科接祖禮科源集之兵科方來
刑科則敬工科黃錫衮丁胤田劉襄夏繼虞張兆熊郝錦王大捷畢
十臣姜應龍王懋郭貞一劉世法為試監察御史錫衮胤田浙江道

襄江西道繼虞兆熊湖廣道錦大捷應龍福建道懋貴州道世法雲
南道張鼎隅為戶部主事何平黃端伯為禮部主事
御史游有倫極言朝臣鎮將背公植黨

丁酉命天財庫內監五十三人入宮演劇上好狎飲聲樂不輟

夜河南援剿總兵許定國殺高傑於睢州傑清澗人與米脂李自成
同起成卒潰而為盜踰翻山鷓自成漸強傑隸屬焉自成掠得邢氏
嬖之命傑護內營傑通於邢氏總督洪承疇累破群盜自成饑困乞
降未決其衆散亡勢稍衰傑竊邢氏以所部奔降於承疇累從征自
成恨傑必殺之傑亦陰為備禦賊必悉力精功至偏裨孫傳庭督師
表傑為中軍副總兵傑深知自成行軍曲折傳庭以為前鋒大破自

成傳庭遂輕賊長驅深入中伏而潰秦兵多降賊傑以宿隙避走山
西歸於蔡懋德自成渡河追傑、擁兵掠河北山東遂至徐邳所至
攻剽馬士英招之置徐州屬南都推戴福王士英挾傑等以兵臨
江脅制朝臣傑遂据揚州鹵掠載道揚人切齒俄封興平伯連攻揚
州城史可法詣其營諭之為傑所留分其牙兵邀可法上干書請無
忌擁兵跋扈可法不能制因命傑屯瓜洲傑益恣掠連檣數里鄭鴻
達成金山命善水者泅江中奪數十艘鹵獲巨萬傑兵不善水自是
稍戢初傑為盜劫許定國殺其一家惟定國走免後與傑同為列將
心銜之秘而不言陽為交懽定國素桀驁不馴念諸將多不奉詔傑
罪尤甚朝廷力不能誅之苟一旦襲取之併其兵以自強天子亦

不深罪也乃益事傑、信之請讓以睢州益喜至是傑預兵城外止
從千騎飲終日衷甲於寢室傑醉未起伏者擊殺傑、一軍皆譁互
相殺傷總督張縉彥監軍李昇走免定國自歸於可法列狀上請可
法以傑固有罪然已封爵開藩定國一鎮將擅誅藩臣此而不問無
以服諸將心藩鎮人、自疑不復可使矣上不報傑營將士咸攻
定國定國上書遂巡不得請走河南降豫王
談遷曰藩鎮跋扈首於高傑所部驍悍雄視諸將忌其逋孽裂以
茅土方因我又相國目無朝廷賴史相國調御之力傑欲為我用
翻然北征抗旌中原扞圍河北馬諒未能南牧也陷於仇刃自
貽伊戚而朝廷失一戰將或天之奪我魄耶許定國敢於殺傑其

才似非人下貴陽遠在朝未及應卒須假史相國臣擇智計之士
招致定國曰興平中酒二三健兒不律有彭寵漁陽之變於將軍
無預焉第捕治數人足正其法則定國之心安可無中行說之患
又優傑之死贈卹加等則興平之心亦安部曲胥慰矣乃明綸所
須歸獄定國雖得其實獨不念定國投北將何所底大之為劉豫
次之為李全勢有必至驅梟雄之人於方輿之敵以自剗其肉此
實南北興亡之大機貴陽不察泄一視之而史相國於指縱之間
亦未一、中其際也悲夫

戶科給事中陸朗請覈學田輸穀裕國從之
偽長葛令馬濬為河南副總兵郭從寬械入京伏誅

進李誠鉅太子太保所請肩輿不免

戊戌葉廷秀為南京光祿寺少卿添注

南京戶部尚書張有譽言舊制錢糧必解部派發於外宜著為令從
之

太監高起潛請佃丹陽練湖歲可入五萬金從之

談遷曰舉中原而棄之乃開屯金堂大瞿佃練湖毛拾髮箕亡國
之規徃、如此

太監孫象賢劾兩浙巡鹽御史李挺彪課二十六萬有奇不容臣報
巡按河南御史凌嗣請早定恢復大計命專昇劉澤清王永吉
夜亥刻月食

已亥東平伯劉澤清報年終措餉給兵上獎之諭行間事朕不中

制

庚子南京戶部定白糧折價一兩三錢

辛丑上御煖閣賜馬士英蟒服一襲金一鎰

南京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枚卜時錢謙益阮大鍼李沾等各有與援而奕琛以誠意侯劉孔昭薦得之大鍼築堡江上聞之馳還怒馬士英無及

太監劉義兆下掖庭獄

壬寅寧南侯左良玉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設五省總督不惟恢復荆襄且接應巴蜀騰蛟候高斗樞到任方行移鎮

癸卯誠意侯劉孔昭請裁內地監紀官且澄汰武秩從之

南京工科左給事中李清奏故祖禮部尚書思誠天啓末被誣入逆

案章下所司

正一真人張應京入朝

左都督陳洪範予告三月

叙殿工大學士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各金二鎰幣四工部尚

書何應瑞左右侍郎高倬劉士楨各進二級廕子入國子監工科給

事中李維樾御史游有倫周元泰各進一級主事朱日燦秦祖襄各

賜金幣有差

太監韓贊周進三級廕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賜金二鎰幣四盧九德

劉文忠屈尚忠張執中田成王肇基高起潛孫象賢車天祥各進二級詹錦衣衛指揮同知喬尚谷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燦蘓養性孫珍諸進朝各進一級詹指揮僉事孟國泰張秉正詹百戶李國輔詹千戶各賜金幣有差督餉侍郎申紹芳言故祖大學士申時行先年保護宮闈至情報聞甲辰馬思理為南京左通政添注張時暢為尚寶司丞故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奏三朝要典宜刪崔呈秀等附入章下所司兵部主事李爾育奉命宣諭李際遇劉洪起不值見張縉彥於睢州而回乙巳溧陽知縣李思謨不令童生納金馬士英參降五級

追燬各貪官誥勅

保國公朱國弼言法司議從逆賣法結果

上震怒罷刑部尚書解

學龍青都察院大理寺臣回奏

南京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言從逆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非棄賊而來解學龍恣意舞文輔臣昧心罔工國是混淆乞勅公鞠蓋前旨王鐸所擬故摘及

故巡撫山東右都御史陳應元詹子入國子監

始稅契

總督袁繼咸奏三朝要典不必重陳有旨皇祖妣皇考无妄之誣豈可不重事閔青史非干宿憾群臣當體朕意

府棗陽王恭求居宣城不允

丙午迎皇考御容於大內

起唐世濟南京左都御史兼右都御史事葛寅亮為南京大理寺卿

戴英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丁未尚寶司丞耿章光奏父如祀勤王之禍上念其倡可閔下部

察議

南京通政司使楊維垣言張差風癩坐為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

紅丸謂鴆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云垂簾者楊連也劉鴻訓文震

孟祇驅除異己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領天下必不可緩

戊申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監軍右諭德衛胤文揭稱耆員求還朝

臣討賊未效冀立尺寸仰符簡書已往積譽庶幾少贖上慰留之

總兵鄭彩請全給蘄州關稅命半之

給都督同知林翹誥命翹江浦人善星命馬士英薦授中書舍人先

冒武銜蟒玉內直世未有也

太監韓贊周引疾去

己酉周府堵陽王求居上海不許

議脩徐州城

御史黃耳鼎兼巡上下江改勅舊分任

工林苑監督儒脩勅禮部右侍郎管紹寧會老陰奸不聽

庚戌故張守道贈南京工部尚書廕子入國子監

忻城伯趙之龍言今日章服違制遂命勲臣而下非賜肩輿並騎馬
坐蟒斗牛服非奉賜麒麟白澤服非勲臣俱毋濫
御史劉光斗請甄別大臣從之

劉應賓為南京太常寺卿

辛亥南京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省墓李希沆攝其事

前青州布政司 叅政陳克言先任翰林院待詔侍先 福王至是

奏舊勞 上不省

壬子前南京刑部尚書解學龍削籍言官劾其縱逆也

監軍左諭德兼兵科都給事中衛胤文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總督高

傑諸鎮兵餉經略開封歸德以胤文為傑鄉人冀轄其衆而傑死部

曲多二志

少詹事吳偉業

都督杜弘煒各引去

故

馮任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故巡撫

丘禾

嘉贈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二月甲寅朔阮大鍼進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巡

閱江防

青嘉興紹興遴選淑女自太監田成入浙民間嫁娶幾盡久未竣

南京工科都給事中李清請脩 先皇帝實錄并易 思宗廟號及

謚 東宮 二王從之

南京刑部右侍郎賀世壽奏辨男王盛從逆命下部

沈胤培為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劉澤深為鴻臚寺卿添汪
罷酒稅從戶部尚書張有譽之言

命雲南貴州主試官南京刑部員外郎徐復儀中書舍人王景亮工
部主事林志遠行人林必達

乙卯故

鄧逢蘭贈太僕寺卿

總督王永吉繳勅初永吉鎮薊遼值變與吳三桂約南下迨三桂降
清永吉踉蹌而南遷延日久遂納前勅

故禮部尚書李思誠故御史張汝懋俱復官

周府遂平王紹焜求往河南招集寨勇不許

汰世爵勲衛時東川侯勲衛胡

脅賜奴曹應等兵部言東川侯

革父戚畹原無勲衛散騎故有是命

覈北歸錦衣衛官實蹟不許輕題

杜鏘廕太倉衛百戶

總督袁繼成報鄖陽重圍

丙辰南京太僕寺卿王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靖江王亨嘉表賀登極因奏全州連州永州皆盜陷撫按匿不以聞

劉應宿為南京太常寺卿李清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添汪

程起鸞陸京陳煌圖等俱輸納授南京翰林院待詔自來詞幕無貨

例

故桂王常瀛謚曰端命太常寺少卿鄧啟 往祭行人朱議汴治喪

俟事寧歸葬

太監高起潛請令罪人納贖有旨納皆免死豪墨何所不至或涿罪

以下可贖下刑部議之

丁巳高倬為南京刑部尚書陳盟王志道為吏部左右侍郎李長春

為太僕寺少卿錢繼登為光祿寺少卿周瑞豹為尚寶司少卿並添

注

太監王肇基工京城緝捕方略

復逆案張伯鯨原官

戊午昭雪逆案復吳孔嘉南京翰林院編脩

史可法請優卹高傑從之

故 許士柔贈詹事詹子入國子監

予故定國公徐允貞祭葬

都督僉事四川總兵官賈登聯回貴州勦叛苗

行人司行人朱統鏞言奸人借題專攻巡按江西御史周燦命登極

以前並不問

己未太監李國輔開採衢州雲霧山其勇衛營委盧九德

南京禮部儀制郎中吳本泰為尚寶司丞

巡按浙江御史彭遇龍改按廬鳳淮揚遇龍謁選首附馬士英誕辭

蜂涌自兵部職方主事改御史召對自任募兵十萬或問餉安出曰

有郡縣贖錢及他搜括可辦也孳家及蒼頭軍百餘入杭州輿論大

該尋課僧妓各二金蒼頭軍掠市人錢而閩杭人罷市巡撫張秉貞
以聞得調其巡按淮揚御史何綱改按浙江
唐申總督張縉彥報賊敗清於陳州許定國東還劉家城
命都督方國安屬太監高起潛都督曹存性兵屬巡捕營其巡捕營
舊兵太監王肇基同兵部汰閱
故浙江道御史馮垣登贈南京太僕寺少卿故
鄒逢吉贈

南京太僕寺丞

隆平侯張拱日劾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郭維經不迎皇考御容被

責

太監孫元德覈報蘓州七年虧餉六十四萬金花銀七萬

辛酉追謚楚貞王華奎曰貞

保國公朱國弼請覈勲臣世系母容倖襲從之

戶部奏定白糧仍民運從之

命戶科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舍人胡承善權鹽於辰洲儀真加鹽引

五分暫改綱行不為例

壬戌嚴州知府胡崇德奏疾甚乞免謂非撫按代題不允

癸亥馬士英請造印蹄分別京師水陸各營以緝假冒從之

劉復生為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添注

甲子葉紹顯為南京太僕寺卿陸康稷改吏部文選郎中

周王妾程氏求居嘉湖不許

南京太常寺卿張元始請祀社稷

故皇太子諡獻愍永主諡悼定王諡哀

乙丑始御經筵

命高傑將士仍聽其妻邢氏子元爵統屬邢氏有機智頗預外事及有節制之命劉澤清聞之唾地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乃出自朝廷耶增浙江福建賦二十萬充太監高起潛餉中書舍人陳應自陳擁護切求考選不許

丙寅許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終養

南京兵部右侍郎徐人龍罷

予故兵部尚書張希武祭墓

巡按蘓松常鎮御史周元泰奏楊枝起宋學顯楊汝成宋之繩曹溶朱積翁元益既受偽官豈容漏網命法司逮之

南京禮部尚書黃道周祭禹陵奏用太平從之

丁卯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請設提督大鎮薦總兵李本身有音興平創立軍府身死未寒兼有嗣子豈忍以兵馬信地遽授他人前着伊妻統轄衛胤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

靖南侯黃得功欲復鎮揚州紓夙怨馬士英以聞有旨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信東顧校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當恪守臣節不得逞臆

復故太監劉元斌王裕民官予祭墓廕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詹先臣方孝孺裔孫樹節翰林院五經博士先臣景清犯蹕不叙命朝臣三品以上自陳去留取上裁

故巡撫甘肅湯道衡子愚進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

姚思孝沈胤培為南京大理寺左右少卿

舊福府校尉各授錦衣衛百戶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當日建置四藩恢復難期而軍實最乏在淮揚有稅可權而廬鳳則否得功良佐有偏若之嗟也臣每歲餉銀有本折六十萬數內五萬供徐州兵一萬五千供泗州兵官兵間有犒賞議將淮揚兩關稅臣與得功良佐三分此時北道不供每季不過五千若能守江北則稅歸朝廷否則地雖存何從權稅乎

河南道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尚書顧錫疇險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溫體仁而謚文震孟也命錫疇致仕震孟體仁確議

道御史鄭瑜劾前總督朱大典餉員國有旨大典初立軍府不為無功歲餉二十九萬多積欠兵殆萬人馬騾千五百豈盡枵腹而遂侵贓百萬也

戊辰東平侯劉澤清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奏高傑校寇從無寸功頓沐封榮驕橫殺掠令上天默除大患而閣臣史可法欲其子承襲又李本身提督灰天下英雄之心莫此為甚此本身諸賊勒閣臣密奏倘候聽其言臣等實不能與相安矣

常沆嗣上饒王

已已諭戶部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豈刁民獻媚報仇
之事宗藩勳戚武臣須敬禮士大夫與地方相安不得聽奸人撥置
非法網利

命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察去年江北餉

故 章尚綱贈 按察司副使

庚午都督同知杜文煥還南京中軍都督府

進耿章光南京尚寶司卿

故工部尚書劉榮嗣孫祐奏辨臣祖榮嗣總河時賠累章下所司

南京太常寺卿張元始請更 皇考謚號從之

論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卿已歸揚解黃得切等何必與孤兒寡婦爭

構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

談遷曰高傑亡宜收其吏卒督輔領之不以他屬俟興平子長襲

爵於存沒撫慰均得矣不此之務欲以一孤嫠寄命鎖鑰貽咎各

鎮青陽愚悖嬰兒所不為也哀哉

辛未馬士英請宥朱一馮免籍其產從之一馮豪占蘆課史可法責

餉二十萬不應請加四十萬時議過苛非所猝辦徒飽士英之橐

獎太監盧九德營糧就緒

賴垓為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張星為翰林院編修

清屯重兵於青州

故 總兵劉源清贈太子少保謚武節予祭葬 澤清弟

壬申改撫治鄖陽印勅曰巡撫
進蔡奕琛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詹子入國子監

起吳光義南京戶部左侍郎朱大典兵部右侍郎易應昌工部左侍

即陳洪謚為太僕寺少卿添注

予故兵部尚書劉廷元祭墓謂保全慈孝也

南京禮部尚書錢謙益求退居修國史即家開局不許

嚴京城門禁

南京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增百官俸薪下部議

予故錦衣衛左都督劉橋祭墓

癸酉命廣昌伯劉良佐分防歸德

南京雲南道御史徐養心終養

內閣中書舍人唐允甲受賄許友方世鳴曠任俱免趙弘明龔偉烈

魏胤改鴻臚寺序班

保國公朱國弼劾舊淮撫路振飛先警縱囚旅拒奔藩護偽官武情

語臣云占者言鳳陽有天子氣其下當應之云章下部院

李維樾為工科都給事中

南京兵部右侍郎練國事罷

張亮請稅鹽安慶不允

南京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赤上以失占候命訪術士

甲戌改先帝廟號毅宗本朝謚號不相犯今犯武宗謚非也

故 吳士奇贈工部右侍郎年遠不廢著為令
乙亥四川道御史袁弘敷論三朝要典摘吳姓鄭三俊管紹寧袁繼
咸近罪不問

追封皇弟由渠穎王謚曰冲

停朝日壇諸祀其先農遺應天戶歷代帝王廟遣朱國弼

命禮部廣選淑女

太監孫元德報常州逋餉三十三萬命勒限嚴征

保國公朱國弼領左軍都督府

丙子復故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沈榮官予祭葬

慈煥嗣榮王

監軍兵部右侍郎衛胤文奏柳城土寨金高自築城集勇壯不受偽
官乞授副總兵銜從之

巡按蘓松常鎮御史周元泰奏濬劉家河

工部右侍郎何楷進錢式

葛含馨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武清為稽勳主事

李元中為中軍都督府僉書添注

丁丑張承志襲惠安伯補誥券

故重慶知府王行儉贈南京光祿寺卿故潛山知縣李胤佳贈南京

太僕寺少卿

南京戶科給事中熊維典奏蘓松常鎮三年積逋三百三十一萬八

千五百金皆屬應徵又已徵不解九十五萬六千有奇二十一萬八
來方煒為南京太僕寺少卿添注

例轉御史沈宸荃蘓松兵備僉事高允茲江西按察副使吏科左給
事中馬嘉植吏部主事余颺俱廣東按察副使

左良玉請清絕產資屯壑許之

故禮部右侍郎顧起元謚文莊

左良玉請全要典諸臣有旨當日借端誣構卿一細閱亦當悲憤但

建議諸臣物故幾盡與見臣功罪無闕朕素從寬宥不必疑揣

戊寅禮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紹寧失印

予逆案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大化祭墓

總督雲貴李若星報勤王兵命止之如已至常德歸何騰蛟如近地
歸史可法防河

己卯奉 皇考御容於武英殿西室

太監田成進淑女程氏命再進二人

進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叙剪賊功

南京欽天監正楊邦慶上御覽晴雨錄

朱國弼請治郭維經庇逆云武愷無死法宜加等治罪章下部院

復故劉榮嗣工部尚書詹孫入國子監

辛巳誠意侯劉孔昭奏逆案雪枉不過數人今盡翻為濫 上是之

翻逆案自孔昭逐家臣為阮大鍼始今又弭其失巧矣

大興伯鄒存義請提學公署為宅
進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詹錦衣衛百戶
壬午許紹興南糧折徵

除各衙門南京衙改鑄印自四月朔為始管紹寧既失印私請於馬
士英士英言聖明立極於南各衙門印仍南京衙帶南京非體也雖
未忘北都然光復舊物則各衙門印亦須更鑄矣從之

癸未起熊化南京太僕寺少卿水佳胤尚醫司丞皆添注
都督僉事孫茂英署水營

太監李國輔請考成守令大庖虧課
兵部 即中李向中為浙江按察副使

三月甲申朔有少年至自金華入京師石城門宿興善寺蓋東宮舊閣
馮進朝李繼周奉密札迎之也相傳吳三桂擁 太子離永平檄中
外臣民將奉入京師即位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
監高超潛奔西山 太子自詣之遂同至天津航海而南八月抵淮
上聞定王之沉懼弗敢留劉澤清況定王海中前止揚州起潛知江
南無善意欲加害其族南京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不可挾之渡江展
轉蘓杭間不堪羈旅漸露骨倨之色於元夕觀燈浩歎為路人所竊
指夢箕聞之懼禍及已密以聞且密啟於馬士英於是遣內監持御
札召之命寓石城門外 上使二閣覘之二閣抱足大慟見衣薄各
解衣以進及報命 上弗善也後掠二閣俱死李繼周亦賜鴆死都

人聞東宮至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相繼最後太監盧九德至禮
倨少年呼名呵之九德不覺叩首曰奴無禮少年曰汝隔幾時何肥
也九德復叩首曰請保重而出隨戒營卒圍守寺門馬士英先奏曰
既東宮脫虎口間閣南至即當明之官乃走杭走紹興自紹興而東
豈欲沈海乎可疑一也聞東宮處質凝重不輕言語而此人機辨
不可方物可疑二也昨左懋第密抄來示於彼中亦得假太子辨晰
甚詳以示西宮袁妃及諸宮人皆云太子有虎牙是有痣况皇女見
在周奎家此云過宮可疑三也當今盧九德及當日東宮內臣於城
外僻處詰問以先帝永定二王庚甲及宮制如假冒必不能悉且
日講官方拱乾等在蘓州容密諭來京辨之偽則當下法司與臣民

共見而棄之如其真也於興寧宮後慈禧殿旁居之一切典禮從容
再議但不可外封啟奸人之心皇上緒緒於先帝失守之後名

正言順有何疑慮若此事果真則慎防之奸謀消釋國家之幸也蓋
士英揣上意逆設疑端大學士王鐸附士英首言其偽

上始日講

命太監高起潛安撫揚州

都督鄭鴻逵復姓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泗州鎮將李世春卒其弟遇春可用令總兵

泗州調張天福守象山祖陵後山名

南京太常寺卿張元始奏諸陵忌祭俱在孝陵似未安下禮部議

御史徐德陽訐吏部以文德翼夏允彝匿喪陞補工切責之
刑部郎中申繼揆鐫二級以逮左光先等未至

乙酉誅妖僧大悲

召保國公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定遠侯鄧文克誠意侯劉孔昭駙
馬都尉齊賢元忻城伯趙之龍東寧伯焦夢熊襄衛伯常應俊大學
士馬士英王鐸蔡奕琛左中允劉正宗李景瀛張居中書舍人吳國
鼎於武英殿諭曰舊太子已追至遣內臣李永芳盧九德往視云貌
不相類語多閃爍卿等會同朝臣驗之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臣當
以事窮之俾無遁詞上悅
南京通政司使楊維垣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語曰馬士英劉孔昭張

提楊維垣國勢速亡南京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夏為太常寺少卿

周昌晉為太常寺少卿添注

御史袁弘勳請起罪廢諸臣論史蔭陳啟新張文郁不允

朱國弼等在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宅問少年俱不識獨呼前少詹事
方拱乾彼髯者方先生也拱乾問講所曰文華殿問做書曰詩句問
寫幾行曰全寫正宗等還奏其偽曰講所乃端敬殿非文華也做書
實孝經非詩句也描摹十大字即房書小字非全寫也且問以講章
記否曰不記問講案何物曰不知其詐無疑時馬士英迎上旨主
偽大學士王鐸先侍東宮附和士英如出一口中外悲之
談遠曰彼少年嘗留杭州三月餘其在燕脫禍果吳三桂始挾之

尋縱之耶許重熙甲乙彙略云同高起潛而南以余所聞謂鴻臚
寺少卿濬縣高夢箕去年秋舍人穆虎等道山東值少年求附行
同奎久之云我東宮也入南京夢箕邸中夢箕未之信少年曰我
往始冠君不贊禮乎蓋夢箕先北寺序班遂伏地哭留浹月懼露
移杭州又久之潛遣往浙東將匿之閩粵以不自晦上書明其事
夏五月余從高相國弘圖宿西湖淨慈寺舊閣蘊某四月出金陵
云東宮甚真其足胛骨左右各雙誰能偽之特懾於積威毋敢相
剖噫少康逃於有仍法章匿於太史國家雖不幸僅此血系見聞
共閱而當事曾不加痛相忍以阮甘心樂禍直以北闕下黃犢車
例之誠使作偽何獨識方拱乾乎昔建大師欲見楊士奇而不得

今東宮能識方拱乾而不信身家所重先後同疑一時道聽不敢
如湘山野錄致燭影斧聲之枉然略舉其概以俟南史氏亦存疑
之例也

岷世子裡洪訴難命周之

禁畿內冒將招兵

丙戌馬士英言偽太子遂併高夢箕家舍人高成穆虎夜下中城兵
馬司獄少年以肩輿至方醉詰朝副兵馬侍其側詰之以官對

進千錢命市香炬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號泣左

右莫能仰視

丁亥復謚溫體仁吏部尚書張捷言體仁清執顧錫疇以私憾議削

文震孟宜改謚命復體仁謚文震孟免議
戊子授李厚王琳錦衣衛指揮僉事

寧南侯左良玉報李自成敗奔襄城廣昌伯劉良佐報李自成整兵
東下

兵科給事中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請廷臣會訊先是楊維垣颺
言於朝曰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甚類太子英即襲其言入奏
督師大學士王應熊奏寇據成都將望腹於黔雲南巡撫必移鎮蜀
界命將率兵出建昌畢節貴州巡撫必移鎮永寧遵義間命將率兵
出綦江納溪前部跡得其概矣議者謂李自成在陝張獻忠必不北
向然自成遣將自七月入蜀虛喝保寧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旦為

女子

獻忠所驅而去則獻忠之無顧畏可見矣臣故議川陝總督樊一衡
宜提兵規復保寧順慶牽賊北顧使不得以全力注於南臣得合滇
黔之力相機以搗其虛若賊不南不北則仍趨夔巫湖廣撫臣宜急
復荊州以控其東鄖陽撫臣宜守大昌大寧達州東鄉以控其東北
偏沅督撫宜守沅滄以上平溪四衛以控其東南皆必不可不設備
矣貴州事力單薄宜以廣西助之鄖陽撫臣所轄盡夔州之界則廣
西鄖陽許臣節制而緩急可通臣名總督四省而兵不過黔中餉不
過滇中尚百無一應不幾輕朝廷而救巨寇乎上大是之
內官監太監喬用總監兩淮鹽課察兵餉
已丑鞠偽獄少年東向踞坐刑部即嚴訊高成穆虎五毒備至誓死

不承少年詞色不改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刑曹氣沮終不敢榜掠
寘禁城圖於前問之曰此北京宮殿也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
寧宮曰此我聖母所居問公主今何在曰不知也想故矣問公主
同宮女蚤叩外戚周氏門有諸曰同宮女叩門者我也諸臣駭矚而
爰書以為王之明擬重坐移錦衣獄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上章自理
并逮治之應天府推官蔡預訊而出或問之答曰即非真亦諳
大內事者同官曰如君言明日便當離任矣自是諸臣不敢言都人
謠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頭擒王
兵科給事中戴英奏王之明偽擬太子昔先帝曾携之中左門問
之不答問嘉定伯姓名不答其偽無疑然釋年何能辨此必奸人挾

為奇貨宜勅法司究之

故工部右侍郎林如楚贈尚書久遠不廢

庚寅有內官密跡勸工不聽

會訊午門吏部尚書張捷就刑部尚書高倬宅召方拱乾至捷曰喜
足下不惟釋罪且可超擢拱乾唯百官咸集緹校欲蹠之不可仍
東向踞地拱乾以前識不敢前御史張孫振指為王之明曰不我認
可也奈何易我名氏內臣李繼周賈皇伯諭帖召至非私入者爾
輩不立皇考之朝乎諸臣相顧未決王鐸曰我敢任其偽不必再
讞叱下獄

劉澤深自陳棄家南奔添注鴻臚寺卿

巡按河南御史凌嗣奏清分三道一趨汝寧

寧南侯左良玉報李自成敗奔襄陽

辛卯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入朝

命總督兩廣沈猶龍護惠王東行

壬辰耿廷錄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

朱之臣為兵部左侍郎添注劉應賓為通政司使

左中允李景濂奏東宮之偽閣臣王鐸再加質問使供吐姓名都察

院榜王之明假冒於通衢

工科給事中楊兆升奏江南有司既徵本色在倉不肯還民又重徵

漕折

楊國成為右軍都督府僉書袁弘樹為都督僉事署

總兵官

總兵劉洪起乏餉棄汝寧還楚

增雲南貴州解額各三人

癸巳禮部請卹去年殉難諸臣有旨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

雖殉節堪憐贈卹已渥先帝斬焉不永諸臣延世加恩臣詎何安

其另議惟左中允劉理順車駕卽中成德准廕監

進鄭芝龍太子太保其弟及將校二十人各陞授

錦衣衛添請旗校

戶部尚書張有譽請加文武各官廩祿外更益公費不許

時鬻爵太廣大邑至二十餘人少亦數人然止中書改貢各有事例

其職方待詔監紀追廢皆趨權門投納御史郝錦言肅官私賂
量出剩餘助公以佐民急
甲午停八品九品官移封及援納待詔等官

李守貞廢都督同知

乙未優卹左懋第馬紹愉家屬從吏部尚書張捷之言

馬士英請廢內官高尚義劉進忠各世錦衣衛千戶曹柱石世錦衣
衛百戶

改漳潮署鎮仍副總兵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郭維經罷

馬錫以都督僉事充總兵仍任京營士英子白衣

御史黃耳鼎言解學龍受賄黨逆如光時亨周鍾方允昌項煜陳名
夏議緩議贖豈古者三宥一議之道張縉彥俛首賊廷喘偷生
皇上重以節鉞優游數月不復寸土高傑之變單騎逃避乞付法司

治罪 上不問

丙申協理詹事府禮部右侍郎曹勳憂去

故妃童氏下錦衣衛獄 上初封德昌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繼

童氏封王妃嘗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與上相失久之前巡按御

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不之間遂自詣巡撫越其杰所 上弗善也潛

夫外艱去道中以童氏至 上不納下獄都督馮可宗言其病猶命

善視之已拶指氏因奏述往時某月日始婚某月日城陷妾具饌奉

怕累 工首踰墻而逃今遂忘我子可宗屏不奏時論中外謂陳潛
夫同氏卧起又可宗令孱婦誣氏產女俱汚穢失實則馬士英順者
之罪也

談遷曰古者宮人不外雖有譴責俱於內庭縣官固薄董氏然方
玷危之時其身之不恤寧顧其內迨窮鳥依人起念箝履以之主
蘋蘩芥菜之祭或非其倫至於深宮一席地坐詠白頭何所不可
又不然掖庭秘獄其事不洙聞也昔陽寡昧宣穢中外令司隸校
尉妄汚後鈎罪可勝誅乎

祈陽王妃周氏居邵武

戶部尚書賀世壽罷

丁酉吏部尚書張捷奏補廕故侍郎瞿景淳

諭法司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
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其
窮治之蓋馬士英意在姜曰廣黃澍等

李希沆為兵部左侍郎

靖南侯黃得功奏 東宮未必假冒 先帝之子即 皇上之子望
當事諸臣多方保留以謝天下若驟死即果偽天下亦疑之矣 皇
上宜暫留俟辨如必立治恐原在 東宮諸臣亦不敢承以取其禍
有旨王之明假冒來歷俱繫口供萬目共見卿不必懸揣過慮
戎戎復訊廷王之明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先令官校休以嚴刑宜

先輸服入朝門又囑之訊時仍無言呼王之明不應詰之答曰何不
云明之王也沾怒鉗其手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內馬士英命釋之
沾又慰以好言答曰既校尉囑我彼自能言之何必我也前日追我
何處有追者在刑部尚書高倬見其言切命退入有舊伴讀太監立
致中持之大慟上聞立下致中鎮撫司
黃斌卿為征蠻將軍都督總兵官鎮守廣西
故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耿如杞復官

已亥錦衣衛左都督馮可宗訊高夢箕夢箕述太子北來之繇歷
不誣可宗曰聖意已定若堅執何以具獄不妨少依違也夢箕誓
死不撓刑科給事中錢增請從可宗歸併刑部

振武營併入京營

皇考恭皇帝改謚曰孝犯敬皇帝廟號

崇王慈煇徙福州潞王常澆徙湖州先是潞王入杭時海寧人訟編
修陳之遴於各臺王得其揭偶對各臺語及至是之遴修怨去冬同
御史彭遇颺召對言諸臣意在潞王幸馬士英決策令杭城省會地
非耳遇颺奏募兵將密圖之未果故有是命

進都督鄭鴻逵太子太保

起姜一洪太僕寺卿胡爾隨煇厥初光祿寺卿王夢錫太僕寺卿各

添注

霍達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蘓松常鎮

庚子張捷議成國公朱純臣如張輔例贈王爵許之純臣開門延寇
又首勸進為賊聲罪而誅不知捷何以為詞也

廣昌伯劉良佐報清漸偏江北命移黃得功廬州合拒之

辛丑進史可法太子少保

程世昌為太常寺卿

吏科給事中莊鰲猷改名葵

禮科左給事中陳燕翼行人司行人韓光勳往封琉球國中山王尚
賢為王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王佐冒險歸徐請留營中備咨謀從之

御史陳良弼言愚民觀聽易惑道路藉一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

之血胤有旨王之明可護養勿輕加刑招謗

壬寅羅汝元為刑部右侍郎鄒之麟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東平侯劉澤清報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李明睿航海來歸有旨察

編脩陳名夏果投北否

望祭先帝於太平門外民臣哭聲如雷

是日朝罷得遺詩曰百神呵護賊中來會見前星開復開海上扶藪

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閨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

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

清屯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御史凌駟南避駟不可

甲辰封外戚黃九鼎雒中伯其弟金鼎進都督同知上元妃之兄

清 陷歸德以許定國導豫王阿吉哥也王之綱退屯宿州巡按御
史凌駟服毒不死豫王禮遇之駟遣從子潤生間道繳勅
乙巳叙殿工進馬士英太保王鐸少保各賜金幣前大學士高弘圖
姜曰廣並太子太傅餘賚叙有差惟顧錫疇不及
存問前南京 部右侍郎于仕廉誠意侯劉孔昭請之
遣祭 興宗孝康皇帝陵祔 惠宗代宗二主
貴州總兵官包琳為其下所殺

丙午朱大典為右副都御史提督廣昌靖南池皖等鎮軍務兼督漕
上江巡撫應天安慶

廣昌伯劉良佐奏王之明及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彙

倫有首童氏妖婦冒朕結髮朕初為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繫熙
陵王宮人尚未悉真偽王之明駙馬王昺之姪孫避難南來與高夢
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與 先帝
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
血胤但 先帝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溷亂朕宮闈風化所關豈容
妖婦闖入法司即示情節以息群疑

兵科左給事中戴英訟故大學士蔡國用之冤及葉有聲林棟隆等
工是之下禮部議復

總兵張天福棄象山回揚州

清 封許定國平南侯

丁未方國安為鎮南將軍

戊申戶部尚書張有譽酌議賣官贖罪事例

己酉故興平伯高傑贈太子太保廕錦衣衛百戶予祭葬

錢繼登為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江江防

廣昌伯劉良佐請裁監紀濫員從之

庚戌故 史弼贈工部左侍郎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奏遣御史巡鹽兩淮以有錢繼登總理寢之

巡撫登萊王濂工勅印

大學士王應熊祀南海

清 趨徐州總兵李成棟登舟遁

辛亥故大學士李標贈少傅廕尚寶司丞故

朱國柱贈太

僕寺少卿廕子入國子監

張作楫為光祿寺卿王國賓為太常寺卿根督四夷館

寧南侯左良玉奏全東宮略曰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

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舉朝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李自

成逆亂尚錫王封不遽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

情必欲轉誅求遂使 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不絕委裘之義普天

同怨 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而仁民願

陛下省之有肯東宮果真乃社稷根本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以王

昌姪孫被高夢箕家人穆虎狎昵使冒太子圖為不軌正在根究奸

黨法司將審明略節先諭該藩

談遷曰雨上未有子東宮果真直處以震索明詔中外慰答謳吟

哀慕之心何言王封哉且事論真偽不及其餘於王之明日穆虎

狎妮於童氏曰同陳潛夫卧起穢詞媒語即三家村說師之所不

為魯蝗明綸出自朝廷耶昔陽良心已死斬我國脉少待事定

直陰斃之耳豈料為諸鎮所喋哉

壬子進李本自太子少保左都督高傑部將

命史可法馳扼徐泗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檄各路兵防壽

州合擊淮上

廢左良玉子冊錦衣衛指揮使丘越指揮僉事方國晏千戶

清 陷潁州太和

四月癸丑朔頒京官新印

進懷寧侯孫維城太子太傅兼衛伯常應俊太子太保廢子入國子

監進孔思誠都督同知

罷練湖屯兵太監高起潛

御史黃耳鼎請赦婺源汪爵罪不允

甲寅巡撫湖廣何騰蛟奏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

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

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先後二踪何以不發抄傳明

音愈宣則臣下愈惑此自閔萬世是非不獨今日命刊王之明口詞

章跡騰較不必滋擾
總督九江袁繼咸奏太子真偽自明居移氣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
假襲王弼原繫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流轉
到南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
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
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箕穆虎合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
欲轉滋異議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咸身為
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疑揣
誠意侯劉孔昭往太平兵部尚書阮大鍼往九江太監盧九德往揚
州

乙卯馬士英乞休不允

丙辰徐允爵嗣魏國公

御史畢十臣言孟夏祀太廟文臣陪祀多不至命戒其後

御史王孫蕃劾籍下刑獄部孫蕃先劾阮大鍼又轉進逆案刻本大

鍼憾之

惠安伯張養志劾吏部文選司郎中陸原稷貪污命勿問

遣內臣守都門禁出婦女

清身入錫山

丁巳吏部奏復劉廷元呂純如王德完黃克縉王永光楊所脩徐紹
吉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贈謚祭墓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

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卹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源各復官從之
太醫院判陳鼎加光祿寺少卿
左良玉兵至九江

太監屈尚忠同錦衣衛左都督馮可宗訊童氏備受拷鞠終無變詞
戊午清東安縣鳳阿營人張三聚衆劫驛騎自稱大將軍救太子樹
旂曰滅扶明勢甚銳地近采育請兵往

己未初逢吉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場梁雲構李喬
為兵部右侍郎喬添設周宗文林銘鼎為光祿寺少卿葉重華為太
常寺少卿銘鼎重華添注

童氏獄詞株及前庶吉士吳爾壇中軍孫秀爾壇在史可法行營命

逮之

左良玉兵入安慶巡撫右僉都御史張亮出奔

庶中史可法報邊警命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自是長策

靖可至鳳阿營張三踵軍門曰若速降還我太子不然爾輩無遺類

疾清擊之急呼放砲未舉被殺遂屠鳳阿

辛酉逮守制巡按河南御史陳潛夫

進王驥兵部右侍郎仍巡撫湖廣起王時敏太常寺少卿

誠意侯劉孔昭進太傅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請令民運米薪入城兵部右侍郎梁雲構請

召劉澤清黃得切將兵入衛

誅光時亨周鍾武懷勒周鑣雷演祚自盡餘從逆諸臣永戍金齒衛
其擬絞則成廣西擬戍則為砥鑣好自標榜立名非真演祚褊激已
甚俱取收阮大鍼雖死不以罪君子弗與也至畢命獄卒之手於法
何在有者謂乘國家多難別圖擁戴外此當日有挾持異議者赦之
命望日淑女進元輝殿

清逮采育諸生孫某訊於兵部孫曰我非張黨不必辨然太子固
真何心與犬羊為伍詢嘗不已被殺於是偽太子將不免矣
壬戌徐印告急令衛胤文李本督兵駐泗州

清殺偽太子
癸亥張國才嗣安鄉伯

宥梁兆陽赴行營自効

兵部職方主事李毓新兼兵科給事中

選淑女阮氏阮大鍼姪女太監田成選浙江王氏周氏

命史可法曰李本身等先扼盱眙泗州進守徐州劉良佐分守壽州

卿親督大兵駐臨淮視緩急赴援黃得功渡江防勦如急亦不難

回顧淮上

甲子兵部請催徽寧等府預徵來年之銀

外戚維中伯黃九鼎言外戚滿道作橫請覈之

乙丑清兵至泗州總兵李登雲李朝雲降總兵李遇春王之綱兵潰

御史張兆熊奏王之明事誘議沸騰命刊其口詞章奏於外

丙寅清分道渡盱眙
黃得功兵至江上命北荻港三山有警則進劉澤清劉良佐各請率
兵入衛諭以防邊為急

丁卯馬士英請阮大鈺朱大典督兵抵湖口從之

王承詒請史可法衛胤文共保徐州方可保全江北

稅崇明太倉等處洋船如臨清關例

戊辰總督九江袁繼咸密報左兵東下請寬太子以遏止之有旨王

之明果先帝遺體朕豈無慈受人臣何即舉兵赴闕繼咸身為大

臣兼擁衆兵綱常大義豈不習聞如何言不能堵截也

桂府安仁王由櫻永明王由柳召居近京

日記清入天長

使河法有泗州曰揚州總兵張士元亦踰跟入城俄率所部炯胡茂

順張天祿託出戰夜走泰州距揚州百二十里

賜劉孔昭殊大典黃得功阮大典黃斌卿黃蜚鄭彩方國安趙民懷

鄭鴻逵卜從善杜弘域張鵬翼楊振宗金幣時上江奏捷

鎮許莊詠詒改總督河道巡撫淮安鳳陽廬州錢繼登兼撫揚州調

由御用

山西道御史鄭崑貞加尚書同少卿

太常侍張如憲憂去出城命留其貲克餉

清未至揚州欽騎屯西北未攻

詳未京師戒嚴

復故翰林院脩撰韓敬官

戶部右侍郎申紹芳催餉浙直

黃國琦為試兵科給事中

德清縣游荒負賦三萬三千有奇命有司那借

御史劉小奏緝奸嚴懲下殺四出獲官

壬申東平侯劉澤清棄淮安出奔

故部侍郎洪瞻祖贈兵部尚書

常鎮道叅政馬鳴震駐江陰副使印同奇駐京口各加監軍截逃兵

南渡

遣太常寺少卿張希夏往諭潞王

前山東提學副使翁鴻業子世維奏求追卹不允謂果殉難濟南何

待六年以請明繫潛遁偷生徐希掩飾按鴻業逃僧是秋還家踰年

死

故南京兵部尚書張輔之贈太保廢孫入國子監

許乙榜廩生納貢

癸酉兵科給事中吳造下獄造劾都督方國安年文綬切責之

丁丑清日晨攻揚州發大砲攻西門城樓立燬守陴者俱更民也高

傑部兵先逃盡使民午潰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拔劍自刎左右持救

乃同都督劉肇基縋城潛去或云引四騎出北門沒監軍兵部主事

何剛投井死廉吉士吳爾璫被創死揚州知府濟寧任明青冠服坐
堂上罵夫死諸生高孝縉松服自經於府學明倫堂
談遷曰善禦敵者於境上善制勝者於閩外史相國誠感三軍而
維揚無旬日之守何也揚人若高兵父矣高兵道而驅士民於城
上目不見大敵望風自潰宋季丞相李庭芝守揚州年餘又屢出
戰史相國其人亦庭芝等也而兵力尤詘奈之何哉
左良玉兵攻池州三日克荻港

戊寅上朝畢問群臣以遷蹕云何俱默不對禮部尚書錢謙益獨
言其不可乃止
命黃世杰總兵扼儀真

劉光斗為大理寺右寺丞添注

馬士英以貴州二百人也鷄鳴山寺夜分二百人守宅

清至淮安屯城外再宿狗鳳陽通州

己卯清掠舡派洲我都督李本身等降為前驅

龍潭驛報清編木筏發大砲馬士英怒鞭報者監軍楊文聰報江

中數筏南下意也發三砲碎之士英喜厚賞其人自是偵不探至

庚辰上召對群臣俱無言上曰外人云朕欲出幸王鐸請所語

何自來上指一小閣鐸正色語闕曰外語不足傳也因請講期上

曰過午曰大臣皆曰善鐸曰善鐸曰善鐸曰善鐸曰善鐸曰善鐸曰善

馬士英以貴州兵六百入赴鎮江

黃得功敗左兵於荻港

五月壬午朔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捷率群臣上表賀捷時揚州無耗

左兵未下阮大鈺劉孔昭虛張其代以誑都人

徐一範為光祿寺丞添注王鼎鎮為應天府丞

故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際盛贈兵部右侍郎詹子

入國子監

孔胤九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癸未發京兵二百迎黃得功移守板子磯

甲申予靖南侯黃得功世券

馬士英至清議堂召百官無一至而還

惠王常潤至紹興

左中允陳之遴兵科給事中戴英主試福建時議浙江江西湖廣福

建主試並遣坊局之遴等謀遁故先之又議河南侯退試於廬鳳

泗川以巡按主之

李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乙酉諭各鎮協力禦敵

丙戌群臣進賀上優樂不朝

靖南侯黃得功進封靖國公世襲得功前力戰中二矢氣益奮遂捷

阮大鈺朱大典並進太子太保詹錦衣衛千戶總兵官張傑黃名

馬得功及水營總兵官鄭彩黃蜚各廕齊有差

談遷曰左兵清 兩兵紛突兼拒為難而敵有急緩急在北不在
西明矣黃得功誠能罷不二心之臣使如灌嬰合七國誅二呂之
計諸聯左兵約為兄弟先合力禦 麇戰淮揚之間得挫其鋒兵
勢愈壯貴陽豈足誅哉得功粗人也幕無遠畫狗權奸之指疲於
奔命狼狽不支膏血原野赭、干城不得不為之長太息也

丁亥首士趙鳴陽求辨復不許

徐復陽為太僕寺少卿添注

故總督陝西兵部右侍郎汪喬年贈兵部尚書故巡按河南御史凌

駟贈兵部左侍郎並廕子入國子監凌潤生贈河南道御史

東平侯劉澤清屯浦口

癸巳太子諭曰 先皇帝丕承大鼎克創前猷凡茲臣庶同甘共
苦播著中外罔不聞知明天不損憐罹親禍凡有血氣裂背痛心泣
余小子知宜殉國思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皇祖基業汗血非易忍
耻奔避圖雪國冤幸諸勳戚文武先生豫憐隕厥莫振 迎立福藩
共圖雪耻余惟 先帝是哀奔抵南都曾欲哭陳大義身先士卒不
意巨奸蔽障致嬰桎梏余繫中城獄每念 先帝無日不三慟之絕
也今日者聞兵遠避去為民望其如 高皇帝之陵寢億萬之生命
何維余小子將諸勳舊文武諸臣念余 高皇帝三百年之鴻烈
先帝十七載之舊恩冀余振旅濟此顛沛何期父老人民圍抱出獄
擁入皇宮余見宮殿披靡浪棄祖業不勝悲泣奈諸父老哭勸留宮

不能苦辭嗟、父老為知余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日子謹此布
告在京內外勲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余當恭
聽共振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余之憊惜爾經綸之教也是日在慈
禧宮遣使召趙之龍懼衆擾未至三促之又召趙國公劉孔昭時宮
外喧奪嚴旨禁之趙之龍榜示軍民安守擁立太子此舉國美事第
值北來兵俟到日調妥再議而太監盧九德韓替周私第掠盡之龍
梟四人又北安門有披甲者臥地不起則馮氏副總兵也衆斬
之

午刻太子朝武英殿御衣冕太監馮進忠侍諭百官凌晨早朝
未刻召高夢箕及保國公朱國弼諸文武各議防禦事母匿大學士

蔡奕琛兵部右侍郎李喬禮部尚書錢謙益兵部侍郎梁雲構都

察院 應天府 王道 東寧伯焦夢熊等會戎政府朱國弼

拳焦夢熊夢熊欲殺之蔡官治微服至衆令易冠帶閉門召諸臣入

朝時都人罷市之龍不許命閉門者罪之 太子涿涕占詩家國失

散幾時休金枝未舉泪先涿忠臣反被奸臣誤未知何日掃墳丘之

龍示軍民固守毋訛傳奔去

甲午釋王鐸官如故高夢箕方拱乾並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封中城獄神為王勅文稱崇禎十八年或云夢箕拱乾出獄俱遁

諸臣集中府議擁戴事皆有難色曰前累訊未明且弘光帝復來

奈何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款使北歸其何辭以善後衆乃各散

奈談遷曰秦王子嬰甫討賊沛公至今太子甫出獄清至俱事
之無可挽也趙之龍誠念先帝或擇一示信士晨昏潛逸庶延
一綫之緒而之龍悍然不顧也諸臣亦無一人慮及此獨不聞夷
齊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

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

監生徐瑜勸趙之龍早奉太子即位殺之

李喬自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遣使自清營回忻城伯趙之龍即入西宮勸太子避位

乙未清至近郊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阮大鍼禮部尚書錢謙

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喬各遣迎報名豫王阿吉哥宿天壇大鍼謙

七七

益喬拜謁時大雨無敢立簷下

馮士英自陳陽東壩走廣德殺知州趙景和以其閉城挾皇太后

為重也趨餘杭宿御史鮑奇謨宅士英駢帽短衣身同厮隸趨杭州

皇太后居李總兵宅士英居清波門王氏園仍張伎樂科給事

中熊汝霖自紹興至問士英何來曰護駕汝霖曰既護駕當隨主

上不常隨聖母士英語塞大都冒稱皇太后其後無聞益可知矣

夏允彝曰馮士英本無意於誤社稷而社稷為墟本無心於剪清

派而清派盡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衛工第云奉太后以

行所定縱兵大掠卒未嘗與一戰謂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

丙申開洪武門百官獻冊趙之龍叩首請豫王入城保國公朱國弼

鎮遠侯顧鳴郊駙馬都尉齊翥元咸在豫王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鎧
銀鞍馮貂裘小寶帽席地共飲問太子何在以王之明對豫王曰既
避難自宜湯姓名若朱氏不早死耶朱國弼曰太子原不易姓名
易之者馬士英豫王笑曰奸臣也趙之龍晚奉太子出城豫王降
席迎之坐其右
丁酉豫王受百官朝賀王鐸以帝鑄在北軍豫王甚禮之日僉閣百
官俱寅往午歸許何應瑞調攝其不至者俘其妻子
戎戎錢謙益同胡騎五百入城進東長安門覈庫金九萬有奇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喬首辨髮胡服豫王叱之
東平侯劉澤清自浦口逃常熟福山港

己亥趙之龍進豫王優樂俄報各鎮兵至豫王不動飲教行發三百
騎往俄廣昌伯劉良佐擒至良佐伏地請執弘光帝自効許之同

三百騎往

內臣進鮮魚不受

庚子趙之龍並清騎入城珍大木橋河東駐清兵兼戎通濟洪武朝

陽太平神策金川六門

豫王以大內被掠命所掠各還江寧縣否者梟示

辛丑收各官符印御史王瞻大理寺丞劉光斗鴻臚寺少卿黃家萬

等分道招降取冊

壬寅許婦女出城

忻城伯趙之龍辨髮魏國公徐允爵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

靈璧侯湯臨淮侯李等俱效之

靖國公黃得功敗績死之帝蒙塵於蕪湖先是上奔太平誠意侯劉孔昭閉城不納乃奔板子磯入靖國公黃得功行營得功方拒左兵聞之遽歸泣曰陛下固守京城臣力易効奈何輕出進退失據臣非負陛下如力之未任何居決日廣昌伯劉良佐降敵來招之時得功軍中亦未知敵耗聞良佐來得功怒不介而馳隔河詬之俄伏弩中喉得功歎曰大事已矣亟登舟命諸將善為之晡刻卒部曲潰散都督田雄以帝歸良佐蕪湖知縣新曹一奇同帝還南京宿天界寺或曰得功戰再勝又戰為田雄所射自刎

陳盟曰自有遼事以來朝堂之長笑安在失着亦安在三十年間遼陽雖失金甌如故區一彈丸何與我全盛之勢即使迫河為塞重關設險保固障候奮起茅靡拊邱諸胡而聯絡之以為藩衛其可與東夷挈長較短齊驅並駕者尚有數種而我姑置此子於度外待瑕罅之自乘一意專脩內治急裁累加之餉別議生財之道使閭閻喘息稍甦則寇賊自止何至政腹心以奉肢節竭天下之膏血灌輸一隅而惟憂不足且自撤其屏蔽成其強大至於拓地萬里控弦百萬益彼爪角還來戕我亦不可哀之甚乎許令瑜曰遼事始而有熊王之爭慙皇幼而起宮庭之獄涿波餘燼延蔓不休假黃白以據津引蠅蟻以樹類二三十年來氣愈

靡黨愈于黃口孺子悉標名士之目市儈豪佑成馳聲氣之場朝
是非士鮮廉耻赫斯時震而醉夢不醒遠在馬蹄歲躡城下文武
恬熙棄如充耳昔晉人清談語及政務便為俗物今士大夫長安
相過自騎馬拱揖外共戒一語勿涉閨門間有陳請不出二端放
廢者借捷徑以燃灰脩却者擠危塗而下石長安刺閨煩擾瑣屑
螭頭簪筆塞青細微皆為攫取之媒日肆窮奇之焰披閱邸報見
某人下獄某人逮訊嚴旨初下死者恨晚及其黃金開路雷霆寂
然至若中官用事在熹朝一在思朝者百高曹諸閹提衡中
外無異忠賢小大之臣借交光寵何殊彪虎兵餉兼歸邊鎮仰息
已邛之歲大入關撫帥優容方為軍容進難老之觴拜如陵之

祝至於壬午直抵輦轂如入無人之境天子卧不安席掃境內
而授之丞相龍旗黃鉞震動天地僅為護送出口之行何甯元戎
薄伐之任賴先皇明斷速正刑書誰陳痛哭之書孰請擊奸之
劔釀禍禽亂莫斯之任在宋尚有正邪之黨於今但見羶附之朋
無一須眉深慙嫠婦及闖逆風馳九門遽啟清邁會簾鼎旋移
蓋旬月之間耳自古國亡未有若斯之速者也以思廟之早夜
勤勞十有六年而天意曾不為之少回人心曾不為之少固國家
將亡何其妖孽之多與斯寧文所以假翼於思皇板蕩所以申恨
於夸毗也既而燕雲淪陷擁樹親王長江天塹淮長故都猶足奠
高皇之宅而割南北之溝何期正器無康構之質將相鮮宗岳

之傳網罟之股肱無聞汪黃之效尤彌甚四鎮梟獍於淮南馬氏
饕餮於政府騎尉羊頭閔侯狗尾並無萬口之怨詈皆作胡騎之
驅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愚夫婦皆不知祥諸大夫僉曰幸矣一時
津要薰炙新朝子弟皆鄉四時可宦新亭多泪肘後多金一旦城
下則爭抱馬足拜舞穹廬史相亦復模稜黃閣難支獨力而三百
載之金甌百萬萬之赤子盡驅異類悉委龍荒矣白叟黃童胥為
飲泣衣冠禮樂掃地無餘何其痛哉不絕一綫間閩海臣民推
戴冀借一成披荆棘立官府謂冝中宵枕戈泣血待旦誓死捐生
倍城借一而文吏縮胸武冠睨儲賢之館旅進菜傭華要之津
肩摩綺袴雖棲會稽者頗稱勵精如營三窟者堅無鬪志師清二

關鴻飛中澤淮陰之壇虛築諸葛之表終沉督學以講學捐軀大
師以輸誠脫劍閩河蕩、胡越一家蓋於今而黨爭之雄喙始息
名派之伎倆悉見神州陸沉昔賢為之致歎於夷甫也嗚呼平格
作相保又有殷隆中受任亦資襄漢在晉則導安扶其半壁在唐
則郭李需其再造亦云可使將伯助余未有視皇興之敗績猶言
笑宴、不痛不癢大厦已傾賀雀自若何為漸喪至此極也雖道
消有數亦習氣在人於上無庶頑之風教故於下多講張之學術
載胥及溺夫復何怪又竊聞之先正文皇靖難之師諸臣殉死
以頸血濺殿庭者前推後引禍連九宗汚及妻女摧折太甚光嶽
收靈君子於此能不為之慨然

夏元彛曰群臣之負烈皇帝也。上事、焦心而群臣無一公
忠者群臣之負弘光帝也。正事、虛心而群臣無不恣肆者
其負國同也。水落石出蓋棺論定北都覆而范景文李邦華倪元
璐馮世奇申嘉胤成德金鉉劉理順許直自盡於官南都陷而徐
石麟劉宗周侯峒曾徐汧黃淳耀殉難於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
詆之若其臣臣鬼如錢謙益李建泰自不得以其東林也而怒
之又如張捷楊維垣之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如蔡奕
琛唐世濟鄒之麟張孫振陳于鼎劉先斗輩之失節亦不得以攻
東林而怒之也。
談遷曰或曰唐奔奉天梁州宋奔維揚臨安並脫於虎吻用垂在

業今甫出建康而青衣之辱隨之何也國何依、於民、之所附
危可安也民之所去雖命世之才不能自免况衰庸撓清之餘哉
然王工無甚失德僅犯淫酒之戒失任人之聽黎民怨黷猶淺
於害喪大吏婪恣不盡為毒痛也民心已去而不復者知朝廷之
意指萍視之如浮梗淮揚之民可屠劊閩浙之民可焚竭青豫荆
益之民可盜賊可胡越噫自昔幾興幾廢有垂危而愀然以悲有
既覆而憬然以思今戎馬未南而先幾之士已為寒心當時咸曰
其將且逃其臣且歎止何而人、逃不止其將人、歎不止其臣
矣是車駕之播遷一獨夫也不止何待且人、主同難必大臣扈蹕
盧杞雖奸從幸山南黃潛善汪伯彥雖佞追聽江左以心膂如貴

陽競我乘輿不相奔護偷七尺而鼠竄於浙不惟遠近之民棄之柄相亦棄之矣群而棄也欲與奉天梁州維揚臨安之事得並論手哉後唐愍帝走衛州石敬瑭適至問刺史王弘贇對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孰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嗚呼追思弘贇之言無疑中曰

癸卯豫王立史可法祠

甲辰豫王入洪武門緋服白梃對道降臣班迎道側中書舍人武進龔廷祥投武定橋河死之

丙午錢謙益兼吏部尚書李沾仍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肩輿入南京聚賢門首帕藍布衣妃金瓶乘驢見豫王於內守備

廳頓首坐受之宴於靈壁侯宅列太子下趙之龍暨禮部等

亦人侍教坊樂作豫王責上控立不討賊不讓嫡並不答太子

曰日者察札召我後制於奸臣非初意也亦不答豫王曰我兵在維

揚若先出亡誰所為也柳自為謀乎上勉答汗出浹背飲訖幽於

江寧或曰太后及妃同之豫王令舊臣往省惟安遠侯柳祚昌戶

部右侍郎何楷往猶語笑自若第問奸臣馮士英安在

丁未豫王榜禁臣民辮髮大兵所到剝武不剝文剝兵不剝民母得

不遵法度

黃得功營兵萬人隨入城向豫王求用命收衣甲敬遣之

戊申豫王謁孝陵展拜嗟歎論靈谷寺僧脩理

鴻臚寺少卿黃家萬至蕪州巡撫霍達走太湖官民迎家萬入治次

日家萬犒師楊文聰使兵偽為謝嘗立教塚萬

已酉豫王往報恩寺禮部主事黃端伯見之慟哭趙之龍欲殺

之不許下獄

豫王訪臣民婦女殉節凡二十人

庚戌清兵南略常州

誠意侯劉孔昭自太平掠舟走常熟詭信起議

辛亥豫王以我叔氏配太子北行

明年三月 弘光帝北行五月至燕暴崩年四十一魯王以海監國
紹興謚為 報皇帝又唐王 聿鍵即位福州稱為聖安皇帝
戊子四月己丑晉王 周王 德王 同遇害是日大風

天子曰凡山且晉王

周王

燕王

同遊晉吳日大氣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燕王

